

特67

200

訂考

中庸

008612-000-3

特67-200

中庸(考訂)

山本 章夫/編

M29

AAC-1479





明治二十八年繡梓

# 考訂 中庸

平安

讀書室藏

## 考訂中庸序



予嚮考訂中庸。定為十五章。四十九節。後讀孔叢子。乃云。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



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其所記篇數。與予所見四十九節者符。讀而至此。不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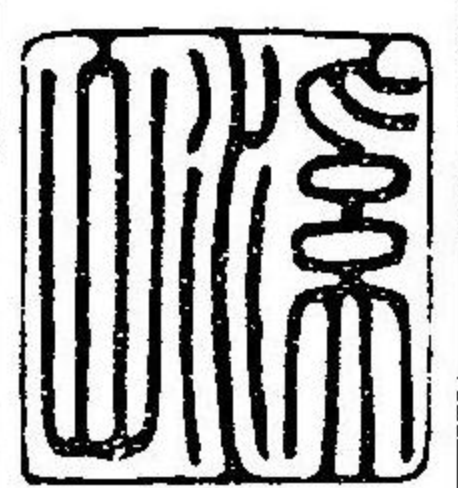
之舞足之蹈。既而又疑。大衍之數五十。三才之積四十。有八物無以四十九成數者。乃知中庸初一章。即古昔聖聖相傳之至言。第二章首揭仲尼曰三字。以下即子思所纂集。雖孔叢子曰



撰四十九篇。其實止于四十八篇也。遂題諸卷首。以告學者。

明治二十八年九月

平安山本章夫書



考訂中庸緒言

子思名伋。伯魚之子。而仲尼之孫也。仲尼二十一生伯魚。六十六。夫人开官氏卒。六十九。伯魚卒。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仲尼卒。年七十三。仲尼之卒。子思雖幼。不可下七八歲。猶及見其祖。孔叢子記子思之言頗詳。記所問于祖父者四款。而夫子之答。有爾孺子安知吾志之言。庶乎實錄。按孝經中庸皆稱夫子爲仲尼。大學論語皆稱曾參爲曾子。曾子之門。雖有如樂正子春。公明宣之徒。於聖門四科皆爲德行之人。未審於文學如何。竊疑大學中庸論語孝經悉



中庸  
皆經子思刪正。是故四書所記無有所間然。蓋以子思喪夫子之後，從學曾子也。至若夫家語禮記左氏傳所載，往往係後人據雜書所收錄，是其所以不免玉石混淆也。中庸古本全篇，但分爲三十三擡頭，而無甚紀律。朱子改爲三十三章，區分雖大明，猶因其故數。二十二章以下，每章下天道也，人道也之註，似稍拘矣。抑中庸之書，成于子思一人之手，與夫論語鄒魯諸子博蒐錄曾子有子門人所記善言不同也。今人至姻家欲談一瑣事，猶且有順序。上堂入室，先序寒暄，次及事端，況以載天道人道至大至重之書。

欲傳諸萬世，示諸不朽，豈可發言茫然，一無順序乎。某不自量，頗敢易置前後，定爲十五章四十九節。然後方始下註，以古書理應有錯簡，整頓盡力任在後學也。讀者賴此庶有以得子思之心，則亦子思初立稟之意耳。

舊本第五章爲夫子恐正道終不行之言，今升置于三章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之上。

舊本第七章謂世之自名爲知者非真知，今升置于鮮能知味之次。

舊本第九章總括前五章，謂中庸極難能，今升置于



期月不能守之次。

舊本第八章。謂顏回稍得中庸。今降置于中庸不能之次。

舊本第六章。謂舜獨爲大知。今降置于顏回得一善之次。

舊本第十章。謂君子務中庸之實。而夫子自言。今升置于舜大知之次。

舊本第十五章。解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之義。中庸全篇中。冒首揭君子之道四字者三。事皆相連接。今升置于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之次。

舊本第十七章第十八章。本文有重複。後人不察。尊爲天子以下四句。上半屬舜事。下半屬武王事。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二句。宜以十七章爲正。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二句。宜以十八章爲正。宗廟饗之。祖考來饗其祀也。子孫保之後嗣永保其位也。於舜無所當。十八章於武王之事。旣曰壹戎衣有天下。若又曰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則文義重複。聖人之言。不如此冗長。今刪去之。身宗廟子孫三相連接。特覺愉快也。

舊本第二十章。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中庸  
此二句複出。今從鄭氏說刪去前文。凡事豫則立。以下三十三字。今降置于二十九章。故君子尊德性之上。則故字活矣。

舊本第二十六章。冒首揭天地之道四字者二。今並升置于章首。故至誠無息之上。則故字不死矣。

舊本第二十九章。今升置于二十章。凡事豫則立之上。則言動行之三相連接矣。

舊本第二十七章。自大哉聖人之道。至于至道不凝四十六字。今降置于三十章。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之次。則一大字相接。有原委而不孤矣。

舊本第三十章。錯簡爲尤甚。今改以萬物並育以下三十二字爲本章正文。辟如天地以下二十六字。降置于三十一章。溥博淵泉之上。仲尼祖述以下十八字。降置于三十二章。肫肫其仁之上。先述天道。次述人道。而後漸頌文王之德。最後頌仲尼之學。宜以此終篇焉。

中庸之書。明係子思所筆。見其發言之序。或舉夫子之言。以開其端。或引雅頌之文。以證其言。往往以故夫等虛字立界限。雖不每章悉皆然。要其體裁如此。鄭氏之註。於夫子子思之言。茫乎無畔岸。每每誤認



子思之言爲夫子之語。雖朱註亦不免。至若二十章以家語所載爲據。自哀公問政至于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七百餘字。盡爲夫子之言。以中間子曰之上。家語有公曰以下十九字爲正。疑中庸無公問而有子曰字。爲子思引家語。刪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從以子曰二字爲衍文。噫。朱子何信家語之篤。家語之文多謬傳。孔安國云。呂氏亡。家語散在人間。好事者各以意增損其言。朱子何以不取信于中庸。而一信家語。以家語所載爲正乎。在下位不獲乎上以下。非告魯侯之言。則是家語引中庸。而所刪有不

盡者耳。予今所註。不獨修正編次。於夫子子思語相接之處。務明其畔岸。何者。以辨語之主客。讀書最所宜先。不可附曖昧也。予之先世。受學于鳩巢先生之門人。遵奉朱學者。及予三世五人。非阿其所好。實以其所見有出于東漢以後諸儒之上也。然及註經。其所可疑者。不敢回避。抉擿不遺餘力。非敢畔朱氏。欲爲朱氏忠臣耳。

明治二十七年五月

山本章夫識



--	--	--	--	--	--	--	--	--	--	--	--	--	--	--	--

中庸編次大旨

一章四節言天人理一

二章八節反覆述中庸之道而明言舜爲上世中庸之君。

三章六節反覆述君子之道而暗言仲尼爲下世君子之人。

四章一節言誠卽天之道而爲孝之本。

五章二節言孝卽人之道而爲行政之本。

六章六節言人君行政之本末因詳舉其目。

七章九節言學者得行政之本在誠一字因極論誠



之道。

八章一節言在上位者治國以脩身為本。

九章一節言在下位者治學以知時為要。

十章一節言君子處季世之道。

十一章一節言天地之大物莫能加焉。

十二章一節言聖人之大人莫能及焉。

十三章一節言文王至聖其德配天。

十四章一節言仲尼至誠其學達天。

十五章七節言天人之道止于誠一字。

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一節謂道之大原出乎天。而所謂天者。非指蒼蒼之天。得之于稟生之初之謂也。率率由也。脩脩治也。人有得之于稟生之初。而所異於萬物者。之謂性。於四端見之。能率由行。諸身之謂道。能脩治。喻諸人之謂教。猶脩治道路。橋梁令人遵行也。行道猶移脚步。路不可得一脚離土。人之一世。自初生至終死。猶行千里之路。可一脚跟得不。由者非路矣。可一視息得離者非道矣。



中庸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二節。謂存養省察之要。行路可見。人道不可見。故君子戒慎恐懼乎其所未睹。聞恐一視息離道而已。喜怒哀樂生于見聞者也。故君子於未見聞之先。戒慎恐懼以希不離于道。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三節。言喜怒哀樂之發。猶人初發家上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莫反語也。莫見乎隱。言凡事皆得非自隱至見乎。莫顯乎微。言凡事皆得非自微至顯乎。是君子之所以用心於獨居之時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四節。言聖人所以得參天地者。在中和二字而已。喜怒哀樂之未發。孟子所謂平旦之氣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不逆天理也。故謂之和。譬之於射。教者莫不志於穀。學者亦莫不志於穀。是乃中也。及其發矢。或中或不中。其百發百中者。為得射之道。是乃和也。如此者。於道無所齟齬。中者。意誠心正。人君治天下之本。故曰大本。和者。身脩家齊。人君率天下之道。故曰達道。致極也。致中



和大學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人君脩中和之德於上則百姓和合於下。百姓和合則天地之和應天正位於上而四時行焉。地正位於下而百物生焉。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右第一章節四

此章子思述聖聖所相傳至教之意以立言也。則一篇之綱領。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一節謂君子得中庸小人失中庸之所由。首揭仲尼二字者。示後八子曰皆孔子之言。君子知道之名。唯其知道。故所行皆稱于道。小人不知道之名。不知道。故所行往往齟齬于道。中者無定體。猶一國有一國之中。一鄉有一鄉之中。一家有一家之中。一室有一室之中。和者事事穩當。於道無所逆之義。唯其穩當。故不可易。先曰中和。後曰中庸。其實一也。君子所以得中庸者。常恐不得為君子。事求其中。故得時中。小人所以反中庸者。自安於小人。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故終不免于為小人。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二節嘆季世之人。行不得中庸。中庸道之至極。人所應遵依。而數百年之久。無能依之者。何哉。上



曰至矣。下曰鮮能久矣。無限感慨。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三節承上憂道之終不行于天下。所以有乘桴浮海之嘆。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四節亦承上言。道豈有終不行之理乎。後人行不得中庸。皆因玩味之力不足。故終不能知道也。愚者不肖者。無論耳。所恃者知者賢者。而知者賢者。往往過高。反以中庸爲卑而不足。究是中庸之所以益不明不行也。此章知者賢者。洪範所謂高明。愚者不肖者。洪範所謂沈潛也。人莫不行道。而鮮能得中。猶人莫不飲食。而各僻於其所嗜。真知味者鮮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五節亦承上知字言。驅與毆通。獲故化反。機檻也。世之自名為知者非真知。人皆曰予知。人人自謂為知。然為耳目口體之慾所毆迫。蹈禍機而不知避。如走獸觸罟陷阱。不得出。或雖有識別善惡之才。不能持久。乍作乍輟。出入無時。要之皆不得為知也。期月自一月至一年之稱。猶曰數十百日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六節言中庸者如易能而其實極難能。天下至大一家至小均之。所謂均培塿于泰山也。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老莊之徒能之。白刃可蹈。謂冒白刃而不畏。孟之舍北宮黝之徒能之。刀劍古用銅。

今用鐵。五行金屬于西方。於色為白。雖銅之赤鐵之黑。新出。硃並色白。故曰白刃。上之三者雖皆難能。不動心乃做得。如中庸之道。非期月守之。可得。故不可能。曾子易簣之時。有吾知免乎之言。以此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七節言如顏淵之學。玩味力足。故常置心于中庸之地。撰擇不舍。一有所認。至善者。則把握奉持。不失之。拳拳服膺。著于心。曾問不忘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  
以為舜乎。

八節言如昔之舜即大知而與世之自名為知者  
大有逕庭則又過於顏淵之擇乎中庸得一善矣  
邇言淺近之言好問而好察邇言孟子所謂樂取  
于人以為善也隱惡不稱人之惡也揚善颺播人  
之美也人之言雖善各有所僻或過于寬或過于  
猛或過于煩或過于簡舜執其兩端量中而用之  
於民如持權衡量物然與子莫執中異書所謂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也其斯以為舜乎言唯其如

此後世所以呼為  
大舜景慕不已也

右第一章八節

此章皆仲尼之言子思序列之而以舜執其兩  
端用其中於民之言為極以明夫允執厥中即  
為中庸之義而大  
舜即為中庸之君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  
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  
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



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  
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強哉  
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一節言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在能忍強者不屈之  
總稱不屈有二抑者改端之辭而汝抑而強言此  
二之外汝別有所思以為強乎南方風氣柔輒求  
以理勝君子置心于此不報無道犯而不校也北  
方風氣剛勁求以力勝強者置心于此枉枉席之  
枉杙也枉金革卧鐵衣之謂也君子之處世心和  
氣和容和而確乎不牽于流俗矯舉首貌左氏傳  
有龍矯矯暫失其所中立而不倚中道而立無所

偏倚也以上中和之覆按塞窒塞不變塞謂不改  
身屈于下而志不伸時之節人之尤所難能至死  
不變謂執心終始如一此段故君子以下疑夫  
子自道子思以此次舜大知之後不為無意

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君子

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

子依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

能之

索舊作素朱子  
改之今從之

一二節言不立異求名唯知道之不可離為真君子  
索隱知者之過行怪賢者之過吾弗為之知之實



也。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勇之不足也。吾弗能已。勇之實也。遯世絕俗也。不必曰入山入海。不見知而不悔。仁之實也。此章有君子字二。前之君子疑行。今刪之。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即前之擇乎中庸。不能期月守也。非君子之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人不知而不愠也。聖者之事。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

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夕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三節言君子之道細大無所不包此段為子思之言費者所用廣也隱者理難見也夫婦匹夫匹婦之省文謂小民也君子之道其淺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言雖野蠻小民莫不行事夫順婦之實及其深也雖聖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聖人所謂不知謂日月五星地球運轉其數可知其所以能然之理不可得知之類聖人所謂不能謂博施能濟眾堯舜其猶病之類然聖人所謂不知即後之有弗思有弗辨之事而人固不用知也聖人所謂不能即海外諸國各有其君隨土俗為政吾固不得兼濟也推而言之如蜂有蜂王蟻有蟻王非吾人之所得預也天地之大德猶且不能盡福善禍淫之道往往使人懷不平聖人雖聖亦人也力有限安得無有所不能乎天地以下二句宜屬上讀其下故字承

費而隱之句而言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蓋天下之物莫不有形故雖華嶽之大地可載而不重雖芥子之微人可剖而視其內部唯道無形故莫能載之莫能破之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九天之高九淵之深無所不至以證君子之道上下大小無所不包造端乎夫婦應于上文可以與知可以能行二句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應于上文鳶飛魚躍之句必自邇必自卑下學而上達也謂夫婦之愚聖人之知不有二途也好合其心和合也既翕其身來聚也耽者樂而不可忘也孔子誦此詩了曰父母其順矣乎言妻子和兄弟睦於父母之心豈有不順乎謂甚順適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



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  
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  
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  
勿施於人

四節謂君子之道止于忠恕有物是有則有人是有道道不遠人猶行路只在此門外卑而可以躋千仞之高近而可以至百里之遠聖人之道亦如此厭卑近而騁高遠猶羨在空中鳥道慕在水中魚道莫非道矣而遠于人不可以爲人之道也柯斧柄也睨邪視也伐柯伐柯重言之者謂伐柯非

一處也夫子既引詩證之就釋之曰執舊柯以伐新柯得左右較視伐者猶以爲遠非遠而爲遠者爲恐其不相似也子思次之云君子之治人舉示人人所得於天良知良能秉彝之心以教之則親切於執柯以伐柯且不必求其盡善美彼苟改不善之慮則止改而止三字治國至言堯舜之治亦唯使天下之人不爲惡而已盡己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猶距忠恕違道不遠雖不中不遠之謂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實也吾人也彼人也以吾心測人心雖不中不遠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于子以事  
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



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五節謂忠恕之目皆夫子之言。上應有子曰字疑脫文。此段大學所謂絜矩之道也。庸德之行則非行怪矣。庸言之謹則非索隱矣。行之憂常在不足故勉之。言之憂常在有餘故不盡之。慥慥爾篤實貌。君子胡不慥慥爾。言君子之人誰有不言顧行行顧言篤實謹勅者哉。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



中庸  
六節。子思之言。謂君子知命安分。素固有也。素其位而行。以己之所居爲固。有而安之也。夷狄謂僻遠野蠻之地。在富貴有處。富貴之道。在貧賤有處。貧賤之道。在夷狄有處。夷狄之道。在患難有處。患難之道。無入而不自得。言所居而安之也。不陵下不專權也。不援上不扳援也。無怨無不平之色也。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言。君子正己而已。不求於人。苟有求於人之心。有得焉。有不得焉。安能免于怨。居易如居平坦之地也。行險如行巖巖之途也。微幸。庶幾萬一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射之的也。不求於人而自求。君子之所異。小人者在茲耳。

右第三章第六節

此章謂依中庸之道者。卽君子。首二節。舉仲尼之言。以明仲尼卽爲中庸君子。因反覆述君子求諸己之義。章中稱君子者。凡十四。子思之導人以君子。其親切如此。誰謂舍孔曾思孟之書。他有道乎。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



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一節謂鬼神之德止于誠一字盛矣之盛疑誠之訛與下文誠之不可揜相照應德猶曰功用品位鬼之為言歸也屈而歸也神之為言伸也至而伸也一去一來一屈一伸造化之迹也人視之弗見聽之弗聞而鬼神妙用體物不遺體猶曰膚受不外視之謂膚受萬物休戚無一有所遺不曰之不遺而曰不可遺者在鬼神萬物固皆其所主宰無一物可遺之理故曰不可遺齊齊戒也明潔淨也洋洋盛貌流動充滿之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言神之來饗非人之視聽所及不可必其在何時射厭也言祀之者奚敢須臾而厭倦不得跛倚以行事也夫微之顯以下為子思之言方其微也視而

弗見聽而弗聞及其顯也如在上如在左右始如微而終甚顯鬼神唯誠故無聲無臭而人之信用畏敬奉承者如此也

### 右第四章一節

此章謂誠者天之道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



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必受命。

一節首舉孔子舜以天下養為養之至之言。故大德以下子思之言。改大孝為大德者，以孝為德本。德為尊富之本也。得其位謂為天子，得其祿謂富有四海，得名謂人呼為聖人，得壽謂舜年百十歲。陟方乃死，故天以下二句謂天道。故栽以下二句謂人道。因其材而篤焉，言有德則得位得祿得壽。是不特人見夫艸木松柏然後得保百千年。如菟葵燕麥，乃不能越年。雖天生物之心切，彼無其材。

則無如之何耳。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言自樹立者人宜培之，自傾側者不若人顛覆之。書所謂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者也。憲憲顯顯也。人者動物，種屬上之名。民者四民分業上之名。受祿于天，謂取報于天也。保佑命之，謂天保護之。且命位也。自天申之，謂非吾欲之。天實申命也。必受命，謂必為天下君也。於舜自初不言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之事故。下文子思之言，毫不及此。此段僅僅九十四言，而用故字凡四，故者承上之辭，輾轉相承，為欲已而不能之文勢。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宗廟饗之，子孫



中庸  
保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

###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二節首舉孔子以文王爲無比無憂之人之言武王纘大王以下爲子思之言父謂王季作創作也子謂武王述紹述也宗廟饗之謂八百年得血食子孫保之謂三十世爲天子纘緒脩文也戎衣鐵衣壹戎衣振武也身不失天下之顯名雖有放伐之事不爲此傷仁人之名也末末年也武王雖受天命爲天子其實在末年周公繼之佐成王然後始能制祭先公追尊爲王之禮考終父兄之志斯禮以下謂制禮不獨止于王室下及士庶人期之喪止大夫者天子諸侯任重不可以私事廢公事也既曰三年之喪達天子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歸重於孝掉尾有力本文獨審大夫士葬祭



者舉中欲令以此上例諸侯下例庶人也宋雖帝乙之子微子為諸侯不得祭以王禮可知魯雖文王之孫伯禽為諸侯不得禘且用八佾可知父為士子為庶人父為庶人子為士皆可例推於武王以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之義為主故下文子思之言專述追王之事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

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二三節又首舉夫子之言達通也達孝謂孝子之心通生死不變如一也夫孝以下子思之言單述事



死之禮以明孝之不專在生養脩祖廟修飭宗廟也陳宗器陳列家世傳器也以祖先意之所注也設裳衣懸設父祖遺衣也以祖先體之所觸也薦時食四時之祭薦時新也以不忍己獨食也序昭穆謂正子孫坐次也周室宗廟之序太祖之廟東向昭廟南向穆廟北向子孫陪位亦皆以此昭與謂宗廟有司之職事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衆舉解於其上也賜酺之禮所由起燕毛王者薦食於其老也養老之禮所由起此二者祭畢而燕之禮也踐其位以下五其字皆指先王所尊父之祖考及遺老也所親父之同姓及親臣也事死就祭祀上言事亡就紹述上言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其所以爲達孝也故曰孝之至也郊社祭天地

也曰上帝不曰后土者省文也禘王者之大祭嘗四時祭之一四祭而舉一者亦省文也其如示諸掌乎因孔子之言而子思述之故語有異同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天道人道無所不盡所以爲治國如視諸掌也按此段曰宗廟之禮者二而所指異前禮謂子孫入太廟之禮後禮謂祭祖考之禮宜分別而看

### 右第五章二節

此章謂誠之者人之道因舉大舜武王周公能順乎親之實上章言誠下章言政而此章言孝者以誠者孝之本而孝者政教之所由生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首舉孔子對哀公之言。承前啓後。述為政不難之意。方，版也。策，簡也。布，在方策。言布陳在書也。其人存，謂明王賢佐在位。其人亡，謂明王賢佐不在位。舉，謂舉施之於事。息，謂間歇不行。以人道行政，以人治人也。推己及人也。故政速行，猶以地道育艸。木艸木速長。盧，古與蘆通。禮之密大，記倚廬。註：廬，以艸夾障，不以泥塗飾之也。今按：屋有一阿，二阿，四阿之別。廬字从广，廬者象一阿屋之形也。从盧。

者本于以蘆葺之也。以仁政導民，猶以泥土養蒲蘆，極易蕃滋。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以下子思之言。一節謂為政在得賢，而得賢在君之明。故曰：取人以身。君之能明，由脩道。故曰：脩身以道。道有多歧。故曰：脩道以仁。仁乃誠也。思誠人之道也。故曰：仁者人也。人道孝為大。故曰：親親為大。由正路事得其宜。故曰：義者宜也。由正路在用賢。故曰：尊賢為大。親親有隆殺，尊賢有等差。禮之



所由生也。禮之實在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辨別耳。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二節。謂脩身以知天道為先。脩身脩德也。事親順親也。欲脩德須先順親。以不不以義異。不可以不脩身。言不可以不善脩身之無結束得為君子之人也。不可以不事親。言不可以不善事親之不孝得為身脩之人也。不可以不知人。言不可以不知人道之不能得為善事親之人也。不可以不知天。

言不可以不知天道之不學得為知人道之人也。人能知天道則知人道。能知人道則孝其親。能孝其親則身脩。身能脩則知賢任之。能知賢任之則政成矣。此段與大學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相表裏。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



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三節謂知天知人之道達道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道也達德天下古今所共得之才也以此才行此道所恃者一誠而已知所以知之勇所以行之仁所以誠之三德之有仁猶五常之有信舍之他皆為虛交交際也之交二字總上之五生而知安而行仁者之事學而知利而行知者之事困而知勉強而行勇者之事言知行之二而不及仁可以證仁之為誠也此段曰一也者三初一為誠之義後

一一為同一之義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四節又舉夫子之言上接子思之言故加子曰二字分之好學者雖愚必明故近乎知力行者比于天道之不息故近乎仁知恥者奮發興起故近乎勇然此三者不得直指之為知仁勇可由此以進



於知仁勇耳。故曰近知斯三者以下至章末皆子思之言。言苟知學之可好行之可力無恥之可恥則爲得脩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之方。鍼故可以有爲於天下。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

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五節謂治國家之目有九經。經經緯之義。此九者猶織之有經。廢一不成織。廢一不成治也。大臣羣臣均。是所承君令。然大臣君之輔佐。國有大臣。猶人身有五臟也。羣臣有所分司。猶其有四體九官也。所以分而言之。君身道之所出。脩身則道立。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也。治道之本立也。尊賢則不惑。政無所失也。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也。敬大臣則不眩。小臣知所從也。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體體認也。君能體認小臣之心。小臣所以報恩致敬者必重。子庶民則百



姓勸君視民如子民視君如父母也來百工則財用足百工商賈皆思藏于其市則用無不足也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柔親和也邊裔柔服之極四夷來貢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王權不分故天下畏也服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

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六節承上謂九經興治之法故每句皆曰所以也齊明恂慄潔淨也盛服威儀也齊明盛服謂內外如一也此一句為九經之本去讒遠色放鄭聲遠佞人之謂也賤貨而貴德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



之謂也。如此而賢者豈有不願仕者乎？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是與骨肉共富貴之樂也。上之親親如此，則下皆倣之。天下豈有復棄其親者乎？既有知人之明，得大賢拔擢之，盛其官祿，專其任使，而不疑如此，而大臣豈有不竭誠者乎？忠信重祿，能忠能信者，必增其祿食也。如此而士豈有不奮發興起者乎？時使薄歛，省徭役，薄賦歛也。如此而百姓豈有不樂業者乎？日省月試，獎勵得方也。既讀為餼，稟讀為廩，廩俸給也。若其俸給待歲之終，審技之精粗，慎上下之如此，而百工豈有遊惰者乎？送往迎來，差官護衛之謂嘉善而矜不能，其所長賞之，褒之，其所短恕而不罪，如此而四裔豈有不服者乎？繼絕世，興廢國，武王封陳、宋之類，治亂持危，楚莊封陳、齊，桓救衛之類也。朝聘以時，不

妄役諸侯也。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如此而諸侯豈有不懷者乎？治天下國家，雖多端緒，如此此，其所以行之者一也。重言示一誠可以括九經，應于上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

右第六章節

此章承上謂教之所由生，因述人君為政之本末。首舉孔子對哀公之言，次之子思述為政之要。既而又舉孔子之言，次之子思又述為政之目與治之法，可謂盡矣。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



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乎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一節。又承上謂在下位者得為政之次序。言雖聖人。非獲君上之鑒識。而見拔擢。不能治民。獲君上之鑒識。拔擢。因朋友知己之薦舉。得朋友知己之薦舉。因脩孝悌之實。得父母昆弟之心。脩孝悌之實。得父母昆弟之心。因其誠實。無虛飾。誠實。無虛飾之本。因格物致知。以明善惡。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



# 明雖柔必強。

二節承上而言。天之生成無毫髮涉名利。故曰誠者。天之道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使道心蔽于人心。即人之道。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不待思勉。從容中道。乃與天一。是聖人也。固執之之下。疑脫賢字。擇善固執而不失。乃與聖一。是賢者也。博學之以下五者。固執之目也。不足學之事。固不學。故曰有弗學。若夫可學之事。不至其能之之地。不舍。故曰弗能弗措。下四弗准之。僅僅五十字。而用弗字者。十五不用不字。而用弗字。有用力之義。人之年壽有限。人之精力亦有限。舍其所不必學。專力於所宜學。知者之事也。人一能之。以下四句。甯越所謂。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寢。吾不敢寢者。進學

之要莫之過。果能從此道。初愚後必明。初柔後必強。以愚柔之質。求變而美之。非百倍其功。不足致之。然變柔為剛。變愚為明。人間至樂。豈有復踰之者乎。

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誠則明矣。

明則誠矣。

三節謂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同歸於道。自由也。由其心誠得明道之謂性。所謂堯舜性之也。由其明道得入誠之謂教。所謂湯武反之也。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二句應于上之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之句。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  
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四節謂誠之至人可與天一之理。至誠謂聖人。聖人能盡其性誠則明也。盡者無所遺之謂也。盡其性謂窮盡己所稟于天本然之性也。盡人之性謂窮盡凡人所稟于父母氣質之性也。物舉動植之類至水火木金土總言之。盡物之性謂窮之各明其性處之各得其宜也。能如此則可以贊助天地

造化之妙用矣。在萬物中。人所以獨得參天地稱三才者。以其能贊助造化之妙用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五節。上既言生知之功。至此又言學知之功也。其次謂大賢以下。曲委曲也。致曲委曲求道也。格物致知之謂也。曲能有誠。明則誠也。形者有諸中必形諸外也。誠之小見也。著者誠之大見也。明者見之極。凡有目者無不見也。動者見者感而動心也。變者見者舍故而從新也。化者動之極。小人革面



中庸  
舊染汚俗皆俱維新而不  
自知其所以然之謂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  
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  
至誠如神。

六節謂誠之至無私之極。見吉凶不差如鬼神。此  
段語有主客。須明辨之。國家將興以下六句爲客。  
首尾六句爲主。無毫釐私心之加。謂之至誠如鑑。  
之照面。妍媸在彼。鑑不與也。至誠之前知可得必。

謂之如神。不誠之前知不可得。必謂之偶中。如神  
與偶中。其相去不能以寸。禎祥妖孽。天之所示。著  
龜四體。人之所招。皆禍福之前兆。識者所見而知。  
然至誠之道不必待此。審其所爲之善。知後應  
得福。審其所爲之惡。知後應得禍。唯其無私。故  
先見如神。應于上文鬼神之爲德。其誠矣乎之句。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  
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  
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  
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



宐也。

七節言天下之事皆實事。初無虛偽。誠者成也。吾得賴此成人。道者導也。吾得由此出于道。有形是有氣。有物是有誠。物與誠相終始。猶形與氣不相離。故無誠是無物也。君子貴誠為此也。誠者不獨能成己而已。兼可以成人。成己考終己。所稟于天之命也。即前之盡其性也。誠之體也。故為仁成物。考終凡人。所稟于天之命也。即前之盡人之性也。誠之用也。故為知。是。人所稟于天而異于萬物也。故為性之德。無有物我之間。故為合內外之道。誠之道。臨機應變。莫不得其當。故為時措之而宐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

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八節謂誠之道無間斷。與天地相配。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言一誠字盡之也。天陽無形而氣固一。



地陰有形。分爲五。然人知其所見五。而不知其實。地亦一大塊。其爲物不貳。不獨天地亦一。是以其心皆專一。不貳。是天地之生物所以無有終極也。博厚者地也。高明者天也。悠久天地之所同也。故至誠以下說人道。悠遠自近而及遠也。於天曰悠久。於人曰悠遠。天人之別也。此段至誠亦指聖人無息。謂聖人之心法天而無少間斷。艸木搖落而地下枝頭芽已勾萌。聖人見天道不息。乾乾力而不息。一切之事永續。永續則有效驗。有效驗則自近及遠。及遠則可以博厚。博厚則可以高明。抑博厚者地之所以能持載物也。高明者天之所以能覆幬物也。悠久者天地之所以能成物也。天事人事。不積歲月而能成者。未之有也。聖人博厚之德配地。高明之德配天。悠遠之德與天地之悠久參。

而无疆。身雖死。道不亡。不見而章。如日月五星。人仰見天之德也。不動而變。如寒暑温涼。萬物資生。地之德也。無爲而成。天地之所同也。至如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人終與天地同功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艸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



之多及其不測。龜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九節謂不息之久，物無不成。昭昭猶耿耿，小明也。坐井見天，唯見其昭昭，出井見天，始知其為幾萬倍。故曰：昭昭之多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駢羅七曜二十八宿，如有所繫，屬包容一切動植，如有所覆，蓋撮猶掬，華嶽五嶽之一，舉一槩其餘，振收也。振河海而不洩，言能收攝之而莫有漏洩也。卷與

拳通。山皆石之戴土者，故曰一拳石之多也。水可馴，雖河海之盛，人得汲而使用，故曰一勺之多也。寶藏謂金玉之屬，貨財謂龜貝之屬。龜似螭，鼉似鱓，魚蛟龍蛟龍也。此段言及山水之二者，審陰陽二氣，其生物不測之實也。穆，淡遠純一，皆不息之謂也。末引二詩者，示誠之無間斷，天人合一也。

右第七章節九

此章皆子思之言，謂學者得為政之本在誠一字。因極論誠之道，一章中用誠字凡二十三

王天下有二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



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  
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  
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  
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

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  
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  
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  
也。

此段亦詞有主客上焉者以下至知人也皆客三  
重謂所重在言動行之三王者重此三不忽則於  
天下之事庶寡所過矣上上世也指古之聖人舜  
及文武下近世也指後之聖人仲尼徵證也與杞  
不足徵之徵同前聖之政雖盡善美其時既過後  
人不面見其事則無所取證今雖欲由此民之信



用薄後聖之言雖盡善美其人無位未嘗施于行  
事則屬空言雖欲由此民之信用亦不篤是其所  
以兩弗從也弗字有欲令從而不能之義此段言  
雖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不可專恃此而為治也君  
子欲民之必從莫若身慎重三事親率之三事以  
脩身為本以民之從不從徵之考于三王建于天  
地無所乖戾質于鬼神問于後聖無有異論如此  
然後行知天知天道也知人知人道也應于上之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言動行之三分而言之動  
就一身上而言言行就政務上而言謂之世者謂  
萬世不可易也則庸道也有望所謂如大旱之望  
雲霓也不厭言不厭苦也道法則三字無大差異  
要之為人之龜鑑也因引詩證之在彼謂遠者  
在此謂近者如此謂上二節君子以下之言

### 右第八章節一

此章謂在上位者治國平天下以  
脩身為本而所重在言動行之三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殆事  
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

窮

一節言欲脩身者事事要慎重所戒在輕躁因周  
陳人事皆宜豫定凡事猶曰一切人事立樹立也  
廢廢類也上二句綱也下四句目也欲發言者有  
所豫定則臨場不顛躓從事者有所豫定則至期



中庸  
不狼狽委頓。行身者有所豫定。則事過無噬臍之悔。由道路者有所豫定。則無窮反之憂。言事行之三承上之言。動行而言末一句。譬喻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二節。謂博文約禮之道。乃豫定之最大者。德性謂良知良能。既尊德性而又由問學。既致廣大而又盡精微。既極高明而又由中庸。既溫故而又知新。敦所宜厚而不愆于禮。皆慎重不輕躁之事。而尊德性。即先之本諸身也。道問學。即先之考諸三王也。致廣大。極高明。即先之建諸天地也。盡精微。即知天也。道中庸。即知人也。溫故而知新。好古之道而不泥于古。由今之法而不溺于今也。敦厚。敦所宜厚。不輕薄之謂。不輕薄者。或有過厚而愆等差之失。故曰敦厚以崇禮。學者能如此。爲人上不驕。故宜于下。爲人下不倍。故宜于上。邦有道不棄。邦無道免于刑戮。因引詩證之。明者自然明也。如日月之明。哲者善用明也。如鑑之明。善用明者。可卷而懷之。故能保其身。



右第九章二節

此章謂在下位者學問脩諸身用與不用一聽之於天然後方始得為完全君子。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

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段承上謂君子思不出其位首舉孔子之言言君子所學雖自齊家至平天下苟無其位一切之事宜從時王之制而已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謂如居姬周之世而不守時王之禮欲從夏殷之制也上之二句愚而不能愚也下之二句智而不能愚也如此者皆取災之道也如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免矣乎非天子以下為子思之言議一代之禮儀制一代之法度考一代之文字皆革命之時新天下耳目之事受命天子之所宜定縱令身為天子非嗣王之所得敢專況無其位



者雖德為聖人。非可私議也。車過之迹謂之轍。使車可過。謂之軌。諸侯不朝于周而已。官道依然。而存。故曰車同軌。文謂鳥跡科斗大篆小篆之類。考文考定文字。從時之宜也。今皆用周文。故曰書同文。行列也。取女不娶同姓。祭祀之時。子孫序列。不失昭穆之倫等。天下皆用周禮。此三者制度尚存。則君臣未易位也。因又舉孔子之言證之。有宋存。言有宋之僅存而已。亦不足徵也。今用之。吾從周。言今為周世。周禮天下所同用。吾豈獨違乎。語中微帶不屑之氣。

### 右第十章節

此章謂君子處季世之道。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謂艸木鳥獸蟲魚與人同居。覆載中各遂其性而不相仇視。道並行而不相悖。謂艸木鳥獸蟲魚與人同寓宇宙間。各異其道而不相觸犯。天地之於物。知愚善惡無所不容。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而天地之大。不知其又幾萬倍。小德川流。言其體物如溝塍。畎澮潤澤。無所不至。大德敦化。言其無所作為。而萬物渾成。如此者。豈非大之極乎。

### 右第十一章節



此章謂天地之大物莫能加焉。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先舉天道次述聖人之道大哉發育等之言皆承上洋洋乎盛貌此句空屬上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言能盡物之性其功與天相接也優優有餘貌此句亦空屬上讀禮儀禮之大者威儀禮之小者待其人而後行謂得周公始成所謂郁郁乎文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謂極其大三三謂極其

細細大不遺是聖人之道所以為大也。因引古語云。自非至德之人出而修治不能使至道凝定於茲不復飄散焉。

右第十一章一節

此章謂聖人之大人莫能及焉。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



中庸  
以有別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  
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溥博  
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  
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  
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  
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

### 配天。

唯之言獨也。兼為承上之辭。舍文王孔子。他無能  
者。故此章及下章。冒首皆曰唯。至聖指文王。聰明  
睿知。知也。寬裕溫柔。仁也。發強剛毅。勇也。齊莊中  
正。敬以直內也。文理密察。義以方外也。發強奮發  
勉強。文理文章條理。密察不疎漏之謂。如天之覆  
幬萬物。如地之持載萬物。如春生秋殺。陽燥陰潤。  
四時晝夜之行。無非誠之道。溥博只是普而廣之。  
義淵泉只是深而不竭之義。文王脩前之五德。充  
積於中而發見於外。譬如積鉅萬之金。待可用之  
時。徐徐使用之。其普而廣。殆如天。其深而不竭。殆  
如淵。見見於動作也。見而民莫不敬。三句應于上  
文言動行之三。是以聲名洋溢以下八句。極言之。



耳。人力所通謂人之足力所得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謂凡為人於斯世者莫不尊而且親之。故周公酌衆心曰。文王德克配天。遂宗祀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

右第十二章節

此章謂文王至聖其德配天。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

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

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至誠指仲尼。分絲為經。合絲為綸。經綸皆治絲之名。經綸天下之大經。猶曰區畫人倫大道。立樹植也。立天下之大本。猶曰設置人倫標準。知天地之化育。謂知贊天地化育之道。夫子無位。不得行道天下。故不徑曰贊之。倚偏倚也。夫焉有所倚。即前之中立而不倚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律法也。襲因也。四時錯行。天陽之施。聖人法之。設教人之方。仁義禮智。以象元亨利貞之類是也。水土之二。地陰之養。聖人因此立養人之道。黍稷稻粱以糊其口。絲麻羽皮以蔽其體之



類是也。此二者，夫子皆守古之道。肫肫厚也。淵淵，深也。浩浩大也。淵淵，其淵言其深如淵也。浩浩，其天言其大如天也。三句如對偶，其實上四字單句也。上章之首曰「聰明睿知」，下章之尾曰「聰明聖知」者，本乎洪範「睿作聖」之言，以示仲尼至誠乃與文王至聖不二。其孰知之言，非仲尼之果聖，安能與知贊天地化育之道也。文王、周室之祖，故頌贊不假疑辭。仲尼子思私家之祖，故不能無所少遜。見苟固聰明以下之文可知。

右第十四章節一

此章謂仲尼至誠其學達天。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明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一節謂君子脩德于身，不求名于世。絀與綈同，禪穀也。詩有「衣錦褻衣」之句，二而無尚絀之文，蓋逸詩有表而無裏為禪。闇然如闇也。君子德充于內，故欲自掩而愈明；的然如明也。小人才暴露于外，故欲自見而愈闇。淡而不厭，所謂君子之交如水也。簡而文，辭寡而足，不鄙野也。溫而理，氣溫而



爭鬪鬪如也。知遠之近，知及遠之必自近也。知風之自知，知風俗美惡之自上及下也。知微之顯，知微之不終止于微也。可與入德，言可與適道也。此段應于首章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句。以下引詩者十有二，曰：故者三，曰是故者二，承上起下，欲絕而不絕，如藕絲繫斷，蓮引用古詩之妙。至此而極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如字

二節謂一善一惡，苟在諸內，必見諸外。故君子欲內省不疚，不疚謂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也。志

者心有所向也。無惡於志，心無動於惡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古人所謂陰德，猶耳鳴己獨知，人不知之謂也。誠字之妙處，全在此二句。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三節謂心無妄想，相視也。尚庶幾也。屋漏之聲，影于人定之後，不愧于屋漏，謂獨居不愧于心，不動而敬，敬在動之先也。不言而信，信在言之先也。與首章戒慎乎其所不見，恐懼乎其所不聞，相照應。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



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四節謂鬼神之神誠能感人。奏進也。假格也。前而致吾誠於神明之時。愆念消滅。毫無有競爭之心。是故人君誠意之感人。不待賞譽而民勸于善。如受金帛之賜。然不加譴怒而民懲于惡。畏於被鈇鉞之刑。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

恭而天下平。

五節謂人君之誠能服人。不顯顯也。此詩與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同義。篤恭而天下平。所謂恭己而

正南面之謂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

六節謂為政之本在誠而不在喜怒威福。予懷明德。思明明德也。夫子評此詩曰。非喜怒威福不可以化民。抑未也。本之則亡如之何。

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  
七節謂天道唯誠非如有聲色臭味可見聞輒輕也。德之於人重甚矣。然道與德爲虛位無可把持。故曰輕如毛。子思評此詩曰毛雖輕猶是有倫。倫類也有形象之謂毛雖無斤兩猶有眇然之形。德雖無可把持猶有儼然之見。於是又引詩言如上天之事乃全無聲無臭有一誠而已。至至誠也。云曰二字非無輕重之別。然大學引詩者十有二用曰字者初之一耳。中庸引詩者十有四用云字者六。用曰字者八。而錯雜不一。其無異義可知。

### 右第十五章節七

此章總括全篇。反覆明天人之道。止于誠一字。而不下。一箇誠字。令人思而得之。章中稱君子

者凡七。中庸全篇用君子字凡二十有八。用誠字凡二十有五。至結末先之以孔子貴本之言。次之以子思己所嘗贊天道之言。有餘韻。孌孌不絕。如縷之情。非子思亦聰明睿知善繼父祖之志。善述父祖之言。安能言而至此。見其聯章之義。秩然不紊。如孫吳之用兵。古今載道之書。莫有能出其右者。誰謂舍孔曾思孟之書。他有文章乎。



中庸 完

明治廿九年五月五日印刷  
同年五月十日出版

定價小洋拾錢

京都市下京區油小路通五條左金佛町廿八番戶

編纂者 山本章夫

同所

發行者 山本規矩三

京都市上京區東洞院通三條上北臺華院前町十番戶

印刷者 村上勘兵衛

同所

賣捌所 村上書店





